《株洲日报》牵我走上“记者”路

陈瑛

我读初中的时候，读到一本《人民画报》，精美的照片吸引了我，更吸引我的是每幅照片后面署名某某记者摄，从此当一名记者成了我当年的梦想。

因为家庭困难，我初中没有毕业，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到株洲市百货公司上班了，记者梦被深深埋藏在心底了。

1979年，我被安排到当年火车站南侧的前进百货商场当业务经理。1980年，《株洲日报》的李记者、文记者登门跟我商量写商品讯息。当年还没有广告，报纸为扩大服务读者的面，增设信息栏目，免费为商场刊登商品讯息。我不仅接受这项任务，而且热情送稿。那一年，《株洲日报》为前进商场免费刊登了我写的商品讯息33次。

为《株洲日报》写商品讯息，重新唤醒了我埋藏心底的记者梦，我开始给日报写些“豆腐块”稿子。此时离我的记者梦已经过去23年，我已跨入不惑之年了。

为了能图文并茂地上稿，1981年我花90元买了台双镜头相机学习摄影，在报社总编室王主任的指导下，我的新闻图片处女作“老会计教年轻出纳打算盘”于3月24日在《株洲日报》见报了。我的图片“记者”梦终于梦想成真了。

从1980年给《株洲日报》写商品讯息、“豆腐块”新闻稿开始，到今年，我给《株洲日报》当通讯员已经37年了。37年中，《株洲日报》《株洲晚报》刊发我的图文稿件超10000幅（条），其中视觉专版过100版；株洲网、株洲新闻网发表图片超20000幅。37年中，我10次被《株洲日报》评为“十佳通讯员”。

因为《株洲日报》的培养，并长期提供园地让我发表作品，使我创造了许多成绩，赢得了许多荣誉，并被朋友们送了“市民记者”的美名。

2004年7月10日，我拍摄了最后一批三峡移民到达株洲的新闻图片，《株洲日报》《株洲晚报》同时刊发了我拍摄的三峡移民走出火车站、小男孩双手捧着“走出三峡天地宽”牌子的照片，激励我关注三峡移民13年，因而促成我创造了一项株洲市民关注、记录三峡移民在安置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图片1000多幅的记录。我还记录了最小移民从走出株洲站时出生14天，到他满13岁的成长过程，促成我获得了一次登上央视屏幕的机会。

因为《株洲日报》，让我有机会记录、保留了数以万计的株洲老城区建筑照片。

因为《株洲日报》，让我有机会用手中的相机保存了株洲市的建桥历史，记录、保存了株洲市从第一桥到第七桥建设过程数以千幅的图片；记录、保留了株洲市使用近40年的轮渡过江后，退出历史舞台的轮渡和轮渡码头原有风貌照片一组。因此，促成我又一次登上央视屏幕。

因为《株洲日报》，鼓励了我历时29年记录、保留了株洲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图片几千幅，促成我举办了一次以残疾人为主题的影展。

2009年至2016年的7年中，我举办大型个人摄影展5次，其中2009年和2011年的摄影展，市领导还去观看了影展。

2009年，我在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摄影展中，将在《株洲日报》上刊发的新闻图片处女作图片，重新找到老会计和出纳拍摄了一幅新照片。对比展出后，我将新老两幅照片各冲洗两套，送给80多岁的老会计一套，送给已经退休在家的出纳员一套。我在出纳员家中见到一位亭亭玉立的女青年，就问“这姑娘是谁呀？”“我女儿呀。”出纳员回答。“我拍摄老会计教你打算盘的照片时，你还没有女儿呀。”“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呀！”“她多大了？”“27岁了，已经结婚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拍摄照片时你还没有结婚，我送照片时，你的女儿都结婚了。”一席对话，引出满堂欢笑。

时间过得真快，我给《株洲日报》当通讯员时，它正当青年，不觉间，它也到花甲之年了。我陪伴它走过了37年，它就是我的老师。

五十八年情未了

唐治军

说起我与《株洲日报》的不解之缘，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说起。

1959年，我在株洲四中读初中。那年，我只有13岁，又矮、又瘦，是个“小不点儿”，丢在学生堆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就在那年儿童节前夕，《株洲日报》向全市中学生征集美术作品。在当教师母亲的鼓励下，我决定尝试一下，向《株洲日报》投稿，我的作品标题叫《种菜麻》。儿童节的那天，全市有7名同学的画作刊登在《株洲日报》上，我和袁定赞的作品居然见报了。教美术的胡茂林老师扬了扬手中的报纸，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我这个“小不点儿”一下子成了校园“名人”。没过几天，稿费通知单寄来了。我得了人生第一次稿酬——3块钱。可别小看这3块钱，那可是一个泥木工匠或一个裁缝两天半的收入，别提当时我有多乐了。

1964年，我从株洲二中高中毕业。紧接着，我们下到一所农场当知青。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比较艰苦，写生、绘画是没有条件了，但我仍然关注《株洲日报》。白天我就到农场办公室借来《株洲日报》，晚上一个人挑灯夜读，同时也试着向报社投稿。没想到，我的一首小诗《“双抢”短歌》竟在《株洲日报》刷刊发表了。第二年，我的一篇散文又变成了铅字。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向《株洲日报》刷刊写了不少的稿子。每当看到自己的稿子见报后，那份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用这些稿酬订了一份《株洲日报》，不久我成了《株洲日报》通讯员。《株洲日报》把我培养成了株洲文艺界小有知名度的知青作者。

1991年初，《株洲日报》发出建市40周年征文。我所写的“改革开放”后家乡发生巨变的散文《麻石路·柏油路》被采纳了。第二年，《株洲日报》开办了第一期《大地文学》写作班，我成为第一期学员，并被推选为学习委员。在学习期间，我如饥似渴地聆听聂鑫森、曾湘文、黎军安、文伟平等多位编辑老师的精彩讲课。聂老师讲述的“乡愁是产生文学创作冲动源泉”的理论，以及曾老师讲解散文《豌豆花儿开》的写作技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受益终生。结业后，我被评为优秀学员，报社对我进行了奖励，为我以后加入市“作协”和省“作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是《株洲日报》圆了我的作家梦。

《株洲日报》作为株洲市的主流媒体，不仅仅是党的喉舌，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2004年，我所在的国营工厂由于改制，三个月没有发放职工每月两百元的下岗工资，我被迫上街擦鞋谋生。结果，遭到了一些无端指责和围攻。《株洲日报》和《株洲晚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刊登了张人杰先生所写的《“擦鞋作家”，挺直，别趴下》的评论，以及我的《一不小心成了“名人”》，我在文中理直气壮地声明：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干违法乱纪的勾当。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正如郑板桥先生在他的一幅画作上题诗：我讨我的饭，与尔何相干。我擦我的鞋，没有损害你一分钱利益，又关你们什么事呢？正因为《株洲日报》《株洲晚报》的及时关注，我厂500余名职工及时领到了补发工资，工人师傅至今还念念不忘《株洲日报》《株洲晚报》的关怀！

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就对《株洲日报》充满了一种无限感激之情，从心底里发出感慨：《株洲日报》，你是咱株洲永远的主流媒体，你与咱老百姓永远心连着心。

“我与《株洲日报》60年”征文
伟大集团协办

牛局长“落马”记

晏伯承

近日，东斌县电视台曝光了一桩新闻：县农业局局长牛健工作时间开房赌博，被县纪委明访组逮了个正着。镜头中，只见牛局长左手捏着一摊“四人头”，右手在摸麻将。动作娴熟，神情专注。以至于明访组的镜头对着他时却还浑然不知……节目播出次日，牛局长即被县委责令停职检查；三天后，牛健的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被同时免去。

这是东斌县最严“禁赌令”颁布后，“中枪落马”的第一个正科职干部。

一段时间以来，东斌县“围斌”四起，赌风盛行，少数党员干部乐此不疲。为此，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结合实际，决定将禁赌作为正风肃纪的一个突破口，颁布了“禁赌令”。在最严禁赌令的高压下，县直机关赌风有所收敛。但仍有少数“闯禁”者心存侥幸，不惜以身试纪。牛局长就是其中之一。

牛局长可谓出生于一个“麻坛世家”。其父母、爷爷奶奶都酷爱麻将。受其影响，牛局长七、八岁就开始与麻将结缘。如此算下来，他的麻龄早已超过工龄。身为一局之长的他，心思没放在工作上，而是扑在牌桌上。一有时间就溜上班子成员或其下属搓几盘。到宾馆开房打牌成为常态。

牛局长麻龄长，牌艺精。一百零八张麻将牌，凭着他几根修长而纤细的手指，随便一摸，就摸得是什么牌。论打法，他从最初的可碰可吃的“素麻”，到后来的只碰不吃的“红麻”，再到后来的七小对、将将和等一齐上的“全麻”，湘潭麻将、长沙麻将、邵阳麻将等无一不精。牛局长搓麻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善于察言观色，随时了解对手的神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打麻将就是打心理战。他观察发现，打牌时参与者表情各异。有的听牌后不动声色，不显山露水，若无其事，像一位垂钓高手静等鱼儿上钩；有的喜形于色，过多“挂像”，摸牌后不要即打，动作麻利；有的则神情紧张，担心有人放炮“诈和”，摸牌时手指颤动异常。也许是经历多了的缘故，牛局长对“麻坛百态”烂熟于心，并加以创新，融入自己的“小九九”。比如说，牌好时，他会乘势而上，抢先制胜；牌太烂和不了时，他会故意作出一个看不懂“门子”像，左摸右陈，然后将牌放倒，佯装听牌，使对手产生误判，从而坐享其利。久而久之，牛局长被牌友们冠以“麻坛高手”的美名。

然而，与牛局长的牌艺不成正比的是他的牌风。牌艺高、牌风差，是麻友们对他的共同评价。他最为麻友们诟病的是“输打赢要”。牛局长自摸或是胡了人家的炮后，对手一分钱都不能欠，钱不到手不吊色；而一旦他手气走背，连放了几个炮，他会赖账不付，嘴里说着“欠一不欠二，欠二不过三”。一旦欠了几炮时，他会将牌一推，拍屁股走人。这时，作为他的同事，尤其是下属，谁还会好意思找牛局长讨账？只好自认倒霉。

透过牛局长的牌风，可略知其人品如何。有些事可为佐证。牛局长牌瘾重，却又常常包里“没”不足，身上带钱不多（有时是故意的）。而他在开始打牌时又不说，等打到几个回合时即开始向牌友借钱。牌场借钱又是牌场的大忌，借钱一方往往会因把钱借出去而借走手气。但局长开了口谁能不给面子。一次，他盯就关钢农业办主任小谢玩牌。小谢是个90后，父母在农村，家境不好。小谢毕后不久又买了房，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还要还1500元的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这天打牌时，他身上揣着刚从银行取回来的3000元准备还房贷。听到牛局长喊借钱，小谢不好推辞，拿出了1000元。牛局长借钱后，像换了“脑气灵”一样，手气出奇的好。不但把前面输掉的五、六盘扳了回来，还净赢了1000多。满以为牛局长牌局散后就会将他借的钱还回来，谁知散桌时牛局长丢下一句话：“小谢你借给我的1000块钱我还有点用，你去弄张票到你们单位处理一下算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望着牛局长远去的背影，小谢发了半天的呆。

如今，牛局长已落马。东斌县通过纠赌风，转作风，正民风，麻坛肃条了许多，东斌县的空气也似乎清新了许多。

清风株洲
中共株洲市纪委 株洲市监委 局

文学作品选

随笔 蜡烛泪

陈元亮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

初春的一天上午，我跨进校门，看见一位年青的女老师在登记报到。她二十出头，中等个子，留着青年学生时尚的发型，圆圆的脸，雪白的皮肤，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通俗易懂且带有几分俏皮，使人感到和蔼可亲。衣着朴素大方，全身洋溢着青春靓丽的气息。

她就是新调来的易盛玉老师。

一天上午，全校学生在做课间操，我穿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裤头是用一根带子系着。当我做到跳跃运动时，裤子掉下来了，屁股露出半截在外，在场的同学们顿时发出阵阵哄笑声，我哭了……易老师来了，她跑到我的跟前，连忙帮我系好裤子，一手环抱着我，一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洁白的手帕，擦干我脸上的泪水，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说：“不要哭，不要紧。”随后严肃地对同学们说：“笑什么？笑什么？继续做操，马上要上课了。”

从我家到学校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崎岖小道，还要翻过一座山顶，大约要走5华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中餐是从家里带着饭菜到学校统一蒸热后用餐。

有一天上学之前，我早晨在家没有吃饱，带的饭菜在途中就吃了，将装饭菜的竹筒藏在一个沙堆里。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我有气无力地站在一旁，傻乎乎地望着同学们碗中的饭菜，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口中的唾液一口一口往下咽。

不知什么时候，易老师来到了我的身旁，她亲切地问：“怎么啦，今天没带饭？”见我没有回答，她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瘦弱的小手，一边走一边说：“来，跟老师去。”

我随着她走进一间破旧简陋的住室，她拿来一副碗筷，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我。

1959年下半年，一场饥荒袭击中国大地。父亲因思度营养不良病倒了，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我领到第四册新书，只读了一个月左右就失学了。

一个雪花飘飘、北风呼啸的上午，十一岁的我，挑着一担大约30多斤干柴到临近公社的钟佳桥镇上去卖。

易老师来了，她提着菜篮子远远地朝我走来。我想躲避她，可是她已经正视着我，并抢先开口问：“元亮，今天没有上学吗？”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易老师，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读书了。”她没有问及我失学的原因，只是还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望着那担柴说：“你把这担柴卖给我。”然后塞给我伍角钱。

她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我，突然转过身子，回到我的身边，将菜篮子里仅有的三个小桔子拿给了我。我手捧桔子，望着老师，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将卖柴的钱交给父亲。父亲拿着钱一看就皱起眉头，奇怪地问我：“你这担柴怎么能卖到伍角钱？”“是易老师买了我的柴。”

三年饥荒过后，农村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又是一天上午，易老师路过我家门口，父母亲拉着她进屋歇歇脚。

“这两年，家庭经济情况有些好转吗？我建议让孩子继续去读书。”“这两年家境虽说有些改善，但让孩子继续去读书，恐怕有些困难。他已经十四岁了，还从二年级读起，他会有些难堪。”父亲表示。易老师则说：“你就让他直接读高小吧。”并拍着我的肩膀，“我相信他会加倍努力的。”

尽管易老师为我在父亲面前讲了不少好话，可父亲还是没有答应让我继续上学。

易老师意在道别，父母亲挽留她在家吃饭，我急忙用双手死死地抱住她的腰，使她难动半步。她再次抚摸着我的头，手指不停地梳理着我头上的乱发，笑着对我父亲说：“这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可身子还是那么瘦弱，好了，好了，就在你们家吃饭吧。”

同年九月的某日上午，我照常看牛，然后，偷偷地到了本公社一所完小报到去了。回到家里，我将报到的经过告诉父亲，他并没有责怪我，只是长叹着气对我说：“你既然已经报到了，就去读吧。要记住你是去读苦书，你一定要苦读书。”

高小毕业后，进入初中。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生开始罢课，老师挨批，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父亲要求我退学，我只得黯然离开学校。

这时我感到有些苦闷、彷徨、迷茫，如站在十字路口，路在何方？我多么盼望易老师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啊！

说来也巧，后来我被保送到省内一所中等卫生技术学校学医，从此，我开始了职业医师生涯。

在数十年的沧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在一番番春夏秋冬的征途中，童年时期那些可敬、可爱、可亲的老师基本上都见过面。可是，唯有我那位最亲爱的易老师自从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遇见过。

我曾多次打听寻找过她，但始终没有结果。

前两年与小学时的一位同学在一起回忆起孩提时那些老师，我说：“我很想见见易老师。”他告诉我：“你永远也见不到她了。”都说老师是燃烧的蜡烛，照亮的是别人，这不正好说的是易老师么。

组诗

赞清水塘攻坚战（新韵）

贺夏盛

搬迁改造九重山，万苦千辛只等闲。
四剑一举方法好，三级五步战术娴。
穷村入户耕民田，康宸志舍解企难。
加火加茶改堡垒，换来清水笑开颜。

赞清水塘搬迁改造

罗利生

（一）
六十春秋步履艰，雷歌声势由涟终。
搬迁改造神来笔，绿色文明唱大风。
（二）
南来北往雁成行，百月风范延故乡。
遥望蓝天白云处，一汪清水映朝阳。

赞清水塘搬迁指挥部

蒯亮璋

搬迁发展最相宜，加速美伊促转移。
推进一举造四剑，挥图作战捷红旗。

咏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

吴楚龙

创业艰辛永不忘，护乡自密盘穷苍。
工人昼夜三班倒，煤炭灰烟四面扬。
环保新思谋出奖，宜居优化治优长。
搬迁考证周而密，部署祥和珠要方。

六十年工企感慨

贺峰顺

株洲缘自火车站，六十年来故事多。
冶炼化工兄弟设，建材机械股份和。
光荣史上留功绩，企业丛中展风歌。
但愿行业便沃土，加令冶炼大隆师。

喜将清水塘变天堂

尹瑞生

改造精修清水塘，使它出色变天堂。
美伊迁转高明策，建冶招推美妙方。
去粉排污空气爽，更新平旧市容良。
天蓝地绿人心向，歌颂乌鸡变凤凰。

秋吟清水塘

侯李平

久慕欣游清水塘，初秋丽色韵山乡。
骨密叠翠胡心梦，荷叶摇风柳岸香。
昔日烟云化甘露，今朝黄客冰初阳。
一篇汗墨洒千顷，赢得春游意梓桑。

咏清水塘

语向晖

威北石峰清水塘，今朝不是旧时光。
开荒垦陌苑桥好，百万楼台人寿康。
产业新成新格局，民生更写大文章。
恍如一夜春风越，遍地繁荣织锦忙。

清水塘今昔

柳志刚

百动腾彩清水塘，代名立市北威方。
未开游客爱观地，却树林间春吐场。
急在俱兴效穷白，歌将环保写文章。
喜看今日忙除旧，遍送蓝天迎故乡。

在物流园

吴晓彬

我们来到物流园，这数地而起的
物流园到处是忙碌的工人。站在这里
就是站在连接世界之处

阳光强烈，天空蓝得透明
河流洗涤了尘子，道路也已绿茵
我们听生长着的声音。站在这
新生的庞大物流园聚焦着敬仰之心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